

英美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研究五十年

Fifty Years of Sylvia Plath's Poetry Studies in the UK and US

曾 巍 (Zeng Wei)

内容摘要：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1963 年去世以来，随着其诗歌作品的陆续出版，以及书信、日记等材料的面世，受到英美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持续关注，众多批评家对其诗歌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最早的是传记批评与自白诗研究，将作品与诗人的特殊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将其归入“自白派”的阵营，聚焦于诗人的自传性；后续的视角有神话批评与女性主义，关注诗歌中的身体与性别、女性的身份建构与言说方式等问题，并将诗人塑造为挑战男性权威的女性神话人物；其他有较大影响的还包括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深入诗人内心世界探寻诗歌经验的内在驱力，以及从政治和历史视域的外部视域发掘诗歌的社会意义。这些研究方法，逐步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推动着普拉斯诗歌研究仍在不断升温。

关键词：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文学批评；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曾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当代诗歌。

Title: Fifty Years of Sylvia Plath's Poetry Studies in the UK and US

Abstract: Since her death in the year of 1963, Sylvia Plath, the American female poet, has received continuous attention from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academia, along with the publications of her poetry, letters and journals. Critics have interpreted her works from a wide range of perspectives. They began with biographies and her confessional poetry, combining the works with the poet's life experiences, and focusing on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her poetry. Other approaches include archetypal criticism and feminism, which investigate the body and gender,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style of women in Plath's poetry, establishing her as a mythical goddess that challenges male authority. Psychoanalysis in Plath studies is also influential. It delves into her inner world and probes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the poetic experience. In addition, critics have uncovere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her poetry through the exterior scope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Thes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Plath studies.

Key words: Sylvia Plath;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studies

Author: Zeng Wei,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Email: yilai@sina.com).

自1963年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逝世,至今已经超过了五十个年头。生前,她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引起多少批评家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她仅仅出版过一部诗集和一部小说:《巨像及其他》(*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主要收录的是早期作品,《钟形罩》(*The Bell Jar*)还是以“维多利亚·卢卡斯”(Victoria Lucas)的笔名发表的;此外零零星星发表于文学杂志以及通过录音广播的诗,有一定反响但是谈不上轰动。她离世后,其作品作为遗产为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管理。休斯先于70年代初出版了她的两部诗集《渡水》(*Crossing water*)和《冬天的树》(*Winter Trees*),接着出版了普拉斯与家人的通信集《家书》(*Letters Home: Correspondence: 1950-1965*)以及小说散文集《约翰尼·派尼克和梦经及其他》(*Jo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 and Other Prose Writings*);到了80年代,休斯整理出版了《普拉斯诗选》(*The Collected Poems*),收录了她1956年之后的全部作品,近乎完整呈现出普拉斯诗歌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同一时期,《普拉斯日记》(*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也终于问世。随着她的作品逐步公开,不仅那些“爱丽尔”高峰时期的诗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和激赏,她的诗歌总体也呈现出清晰的面目和发展脉络。而书信、日记和小说,则为读者观察她的生活、心理,进而和她的诗进行互文阅读提供了丰富、详实和可靠的材料。普拉斯与休斯的婚恋与婚变,普拉斯谜一样的死亡方式同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她“精彩而乱糟糟的一生”,就像一出传奇剧,不断汇聚关注的目光。五十年余来,对普拉斯的研究特别是对她的诗歌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升温。

较早对普拉斯诗歌给予关注和评论的是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评论家,也是普拉斯的好友A.阿尔瓦雷兹(A. Alvarez)。早在1960年《巨像及其他》出版不久,他就撰文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称“她的大多数诗篇都是根植于可靠的大量生活基础上的,而这种生活经历从没有完全公之于众……她好像不断受到只有她眼角才能窥见的某种东西所威胁着,就是这种恐吓的意识,使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卓尔不群”(Alvarez, *The Poet and the Poetess* 12)。此后他还在著作《野蛮的上帝:自杀研究》(*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1971)中专门谈到了普拉斯的自杀和写作的关系,他将普拉斯为代表的诗人称为“极端主义诗人”(extremist poet),并且提

到了罗伯特·洛威尔、约翰·贝里曼等具有相似风格的诗人，认为这样极端风格的写作给它的践行者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和生命风险 (Alvarez, *The Savage God* 278-283)。而 1967 年，M.L. 罗森塔尔 (M.L. Rosenthal) 第一次使用了“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 来描述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特征，并将包括普拉斯、贝里曼、安妮·塞克斯顿，甚至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等诗人都纳入这一流派 (Rosenthal 79-80)。以上两种论断事实上奠定了普拉斯研究的早期方向：一是将她的作品和特殊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做传记研究；二是从“自白诗”的特点入手去分析诗作，而“自传性”是聚焦点。大体上，70 年代的普拉斯研究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而随着新的相关材料的不断发掘，这一方向至今不衰，标志是不断有新的普拉斯传记的诞生。

传记批评也有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过多纠缠于对诗人生平事件的发掘，试图将所有诗歌甚至是诗句、意象都和个人经历挂起钩来，这样导致了对诗歌艺术性的忽视。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学者逐步突破这一局限，开始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观照普拉斯的诗歌，其中最主要的是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神话批评和女性主义。这几种方法对普拉斯的研究几乎同时起步，而且大多和传记研究结合起来。这些研究的展开，也和相应批评理论在英美文学研究界的盛行有关，特别是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而理论自身的深入和拓展，自然也会促进普拉斯研究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因此 80 年代以来在这几个主要方向上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另外，文化学者也贡献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普拉斯的诗，考察她诗歌中的公共事件，由此，普拉斯一下子由一个沉溺于个人的自白诗人形象而摇身变为“深刻的政治诗人”，因为“私人和公共之间没有距离” (Smith 209-212)。此后，普拉斯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并呈现出相互融合、多学科互相渗透的趋势。下面将分“传记与自白诗研究”、“神话批评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及其他”三个部分，分别选取代表性论述予以介绍。

一、传记与自白诗研究

第一部普拉斯的传记，是由爱德华·布彻 (Edward Bustcher) 撰写的《西尔维亚·普拉斯：方法与疯狂》 (*Sylvia Plath: Method and Madness*)，该书出版于 1976 年。与此同时，布彻还编有一本《西尔维亚·普拉斯：女人和她的作品》 (*Sylvia Plath: The Woman and Her Work*)，收录了普拉斯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以及早期报刊杂志对普拉斯作品的评论性文章。他的传记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结合自己对其中一些人的采访完成的。这部传记的重点，落在分析普拉斯的作品和其心理状况的关系上。他在书中将普拉斯的人格特征描述和定义为“泼妇女神” (bitch goddess)：“泼妇”指的是在男性社会中被压抑和扭曲的充满愤怒的女性；“女神”是指具有创造力的女性 (Bustcher 6-7)。而看似矛盾的两个形象在普拉斯身上得以结合，使她表

现出两面性。传记即围绕这个矛盾形象展开，分析形成这一双重人格的原因，以及其创作与这一典型人格的关系。而这一视角得出的结论则是，普拉斯具有恋父情结、分裂人格、自恋倾向等精神疾病。从标题上看，传记的重点似乎是讨论普拉斯作品的审美特质和精神状况之间的关联，但结果却是，作者将普拉斯的作品和其家人、朋友的描述当作了“症状”，而他的引述和探究演变成了某种“病理分析”和“诊断”。因此，也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是预设了一个前提，然后去材料中寻找证据，使之适应于预设的框架（Gill 113），也有人认为它“过于简单”，“充其量只是草率的批评”（Lane x）。

1987年，芝加哥州立大学的教授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出版了《西尔维亚·普拉斯传》（*Sylvia Plath: A Biography*）。该传记将普拉斯置于20世纪美国文学的宏观背景、置于具体的性别和文学环境考察，分十五章详述了普拉斯从出生到离世的完整人生。这部书援引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既包括普拉斯的手稿、日记、书信，也包括作者对近两百个和普拉斯生活有交集的人的采访。这使得该传记的可信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可靠、适度”，既不“追求轰动”也不试图“面面俱到”的赞誉（Van Dyne 8-9）。在瓦格纳—马丁的描述中，普拉斯是一个“明显的女性主义者”，表现为她对自我才能的确信，对写作的献身精神，一生中众多的女性朋友、导师和艺术榜样，以及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其作品遭遇到双重标准评判时的愤怒等（Wagner-Martin 11-12）。这样的视角与爱德华·布彻有很大差异，一是因为传记作者本人的性别差异，同为女性的琳达，更能贴近普拉斯的实际感受；而这本在《西尔维亚·普拉斯：方法与疯狂》之后十多年后完成的书，相对而言也拥有更丰富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年里，也正是女性主义批评风起云涌的一个高潮期，这些都使得瓦格纳—马丁的这部普拉斯传记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瓦格纳—马丁也抱怨过，她撰写这部书时，在一些材料的引用上遭到了普拉斯遗产的管理者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雯的“审查”，并要求她做了大量修改，不得不删去其中的一万五千字，这同样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随后出现的一本传记是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于1989年出版的《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Bitter 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按理说，这部传记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因为作者本人也是女诗人，按理说对诗人的内心世界更容易产生共鸣，也更能敏锐触摸到诗人在创作时的心灵律动，在结合诗歌文本阐发诗人的创作心境、精神状态方面，应该更具说服力。同时，传记的写作得到了普拉斯遗产管理者的授权，她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资料。然而，据作者自己描述，在写作过程之中，她就受到了过多的干预，最后，史蒂文森不得不在前言中加上一个作者注，声明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作者共同的作品（dual authorship）”，然而，待到正式出版，奥尔雯将这句话也改成了“作品来自与和奥尔雯·休斯长达三年

的对话……是合作的作品 (joint authorship)” (Malcom 12), 奥尔雯甚至声称, 未经授权的引用还要追究责任 (Stevenson2)。因此, 传记遭到诟病之处则是, 其立场更多是站在休斯一方的, 休斯被塑造成了一个“圣贤般的丈夫和宽宏大量的导师”, 而普拉斯则是偏执而极端形象, “具有一系列性格缺陷”和“精神疾病的症状”(Van Dyne 12)。也正因为如此, 这部传记相反被认为“对诗人, 更重要的是对诗歌, 缺乏同情”(Van Dyne 11)。尽管如此, 该书对普拉斯研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中译本的普拉斯传记。

1991年有两部普拉斯的传记诞生, 一是美国传记作家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的《粗砺的魔法: 西尔维亚·普拉斯传》(*Rough Magic: A Biography of Sylvia Plath*), 一是英国作家罗纳德·海曼(Ronald Hayman)的《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Sylvia Plath*)。亚历山大的传记得到了普拉斯的母亲奥蕾莉亚的支持, 作者也走访了普拉斯曾经就读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以及收藏普拉斯档案的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Lilly library), 并进行了三百多次访谈(Alexander 1)。这部传记披露了普拉斯生命中的更多细节, 解开了一些谜团, 并展现了普拉斯与更多人物的交往和情感关联。但这部传记的关注点在人, 对诗人作品投入的笔墨有限。海曼的传记, 如其标题所示, 将“死”放在“生”的前面, 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传记, 这部书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 由普拉斯的自杀事件入手, 引出关于死亡的话题, 再逐渐扩展到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在“前言”里表明: “如果不能理解普拉斯长期存在的, 最终在自杀中达致高潮的和死亡的关联, 就无法理解普拉斯的生命”(Hayman xv)。这部作品的中心并不是“生”而是“死”, 它不仅向前追述普拉斯的人生经历, 还将视角向后延展, 探析了她的死亡给他人、给她的声名等等带来的影响。它采用的是并非“全景式”的勾勒, 而是从一个点扩散、生发出来的研究。

虽然大多数传记作者都声称他们的传记采用了“客观”的视角, 然而, 读者从这些作品中看到的却是面貌和个性有差异的普拉斯。上面的五部作品, 布彻描绘出“泼妇女神”, 瓦格纳—马丁塑造的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 史蒂文森笔下的普拉斯则显得苛刻、自私和冷漠, 亚历山大则在突出死亡“净化”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普拉斯对死亡的迷恋, 而在海曼那里, 普拉斯则是一个牺牲者的角色(Gill 115)。这表明, 传记中的普拉斯所呈现出的模样和状态, 既取决于材料的发掘, 也取决于传记作者的立场和视角。只要这两者有所更新, 还会涌现出更多的普拉斯的传记。我们也能看到,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的普拉斯传记问世。最新的一本, 是卡尔·罗里森(Carl Rollyson)于2013年普拉斯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美国伊西斯: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生活和艺术》(*American Isis: The Life and Art of Sylvia Plath*), 在这部作品中, 普拉斯被形容为古埃及神话中的女神伊西斯, 这样的类比, 让休斯都显

得黯然失色，正如伊西斯的丈夫奥西里斯（Osiris）之于伊利斯一样。更有意思的是，罗里森同时也是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传记作者，他比较了梦露和普拉斯这两位 20 世纪美国文化史上的著名女性人物，认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同点。而他在普拉斯的日记里也的确发现了她流露出对梦露的欣赏，并曾模仿她的发型以示重新开始新生活。另外，两人都选择了自杀。更重要的是，作者也通过梦露的人格特征来反观普拉斯，认为她也同样渴望像梦露一样，时时刻刻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人群和“文学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一旦这样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就会陷入极端的情绪直至自我折磨并放弃生命。此外，80 年代至今还涌现出了一些集中关注普拉斯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阶段的作品，如黛安·米德尔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的《她的丈夫：普拉斯的婚姻》（*Her husband: Hughes and Plath- A Marriage*, 2003）聚焦于她和休斯之间关系，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疯丫头的情歌：普拉斯遇上休斯之前》（*Mad Girl's Love Song: Sylvia Plath and Life Before Ted*）放眼于其他人关注较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等等。这些作品的层出不穷，既说明了普拉斯研究的热度，也展现了其深度。

传记研究深入挖掘出了普拉斯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而当这些细节继而被发现与她的诗歌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时，自然引出对诗歌做“自传性”的解读，加上众所周知的洛威尔的创作理念对普拉斯的影响，将她的诗当作典型的“自白诗”来解读，寻找诗人的生活原型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关联，也是难以避免，甚至在早期的研究中非常流行。这样，普拉斯的诗歌被标定为具有自白诗的显在特征：难以抑制的强烈情感、内心的真实声音，语言的直率（Cox 107-122）。当洛威尔在《爱丽尔》的“前言”中评价说“这些诗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个人的，自白式的，感受到的，但是感受的方式是受控制的幻觉，高烧中的自传体”（Lowell ix-xi）时，更为这种“自传性”解读提供了支持。早期以这种方式进行解读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包括 A. 阿尔瓦雷兹、M.L. 罗森塔尔、C.B. 考克斯（C.B.Cox）与 A.R. 琼斯（A.R.Jones）。他们界定了一种观察普拉斯诗歌的基本模式，就是从诗歌出发，直接到诗人的传记中寻找对应的事件，或者将诗歌流露的情感与创作该诗阶段诗人的情感画上等号，由此获得进入诗人纷乱复杂内心世界的钥匙。如普拉斯在日记和书信里所袒露的，有些诗歌确实和生活密切相关，遇到这些诗歌，这种解读也显示出有效性。然而，当批评家被洛威尔的评价中的“个人”、“自白”、“感受”“自传体”等词语吸引时，却忽视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受控制”。而这个词分明表明，普拉斯的诗歌写作并非完全是简单地照搬生活，而同样经过了深思熟虑，她的手稿更表明，她的诗并非是简单的事实白描和愤怒宣泄，诗的字句选择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展现出高超的语言技巧。发现了这一点，后来的一些批评家慢慢有意规避这一单向视角，避免将普拉斯的诗歌用自传来进行“编码”，甚至开始有意识着眼于普拉斯诗歌与自白派诗歌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从而

将诗歌的艺术性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神话批评与女性主义

朱迪斯·科洛尔 (Judith Kroll) 的《神话中的章节：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Chapters in a Mythology: The Poetry of Sylvia Plath*) 运用神话批评细致解读普拉斯的后期诗歌，是普拉斯诗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是普拉斯史密斯学院的学妹，普拉斯毕业六年也就是自杀的前一年她进入史密斯学院学习，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从当年普拉斯的老师那里看到了普拉斯的诗歌并激发起浓厚的兴趣。于是她选择普拉斯作为她的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论文完成后，科洛尔才有机会与休斯见面，并帮助休斯整理普拉斯的诗集。科洛尔独立地洞悉普拉斯创作的灵感之源令休斯非常惊讶，而这篇论文就是《神话中的章节》一书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科洛尔超越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即认为普拉斯的自白诗是对其精神痛苦的如实记录，是普拉斯迈向自杀之途的诗歌自传，它认为这种错觉认识与在犯罪现场寻找血迹没有什么不同 (Kroll 1)。科洛尔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提升了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认识，她发现，普拉斯生前对神话十分感兴趣，也对塔罗牌、占卜板和其他宗教仪式颇有兴趣。她在普拉斯的诗歌中发现了诸多“女巫”出没的踪迹，也发现了火刑架等与重生相关的神话意象。科洛尔创造性地指出，有一个“月亮缪斯” (moon-muse) 主导着普拉斯的创作灵感，它呼唤着一种周期性再生，而诗歌创作也需要反映出生死轮回的过程 (Kroll 41-47)。循着这一思路，科洛尔还解析了普拉斯的 20 多首诗歌，她向读者表明，普拉斯是沉迷于死亡的诗人，而死亡之诗的指向并不是消失，而是浴火重生，她的诗歌则是死的预兆，也是寻找涅槃方式的审美选择。科洛尔的这部著作还有许多创见，如她还运用罗伯特·格雷夫斯 (Robert Graves) 在《白色女神：诗歌神话的历史语法》(*The White Goddess: Historical Grammar of Poetry Myth*) 中对女性诗歌的分析方法，以及与詹姆斯·弗雷泽 (James Frazer) 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 中分析古代重生神话相类比，分析普拉斯诗歌中出现的月亮意象以及蜜蜂社会的等级制度，从而视普拉斯为“白色女神”，并试图梳理普拉斯意图在诗歌中创造的神话体系。这就把普拉斯从“泼妇女神”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洞见到普拉斯笔下的人物和意象，更多是“象征和原型”，这也使得她较之于同时代的自白诗人，具有不同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是和个人分离的”，“她的视野既完整又独立”，“是一种神秘的整体性视野” (Kroll 3)。

神话批评的另一个视角来自巴内特·古滕伯格 (Barnett Guttenberg) 的文章《普拉斯的宇宙观与叶芝的房子》(“Plath's Cosmology and the House of Yeats”)。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普拉斯曾租住在叶芝曾经住过的伦敦公寓里，她对这仿佛上天的安排感到欣喜若狂。古滕伯格重点分析的是普拉斯诗歌中存在的辩证的太阳和月亮的对立关系和叶芝之间的关联，并举出例子比较了

两个诗人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当然，对于神话批评也有另外的不同声音，主要的意见在于认为这种解读显然是在一种父权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它们将一些象征置于性别化的框架中。而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象之间的勾连，则会导致可疑的固化的二元对立。而新近的普拉斯研究则表明，这样的价值观，以及截然的二元对立，恰恰是普拉斯所驳斥的，也是她努力克服的（Gill 118）。而另一个弊病则在于，神话解读追求研究普遍的、永恒的神话原型，而忽视了深植于普拉斯诗歌中的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Gill 119）。

另外一篇突出的运用神话批评的文章，是桑德拉·M. 吉尔伯特的《“飞翔的精美白色神话”：一个普拉斯迷的自白》（“A Fine, White Flying Myth: Confessions of a Plath Addict”）。文章中提出一个切中肯綮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女作家的写作，典型地披上神话的面纱？作者继而以普拉斯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女性由于“被剥夺了教育、选举、工作和财产权，甚至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她们的自我”，因此，就选择“把自己的心灵成长的故事，甚至是来自自身的故事，伪装成大量铺张的，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的形式和故事”（Gilbert 1978,589）。由此，由于意识到现实中身份和地位的缺失，普拉斯转向了一个想象的领域，用一种非理性、不真实、情感激越、具有象征意味的方式来呈现自我。这是从现实中的抽离，本意或许是在写作中隐藏现实中的自我，但其结果却相反更真实地反映出自我的主体性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分裂。而构建神话王国（如“普拉斯神话”中的月亮缪斯、神化父亲）则成为了一种策略，用以逃离现实社会的困境，普拉斯的诗则探索了各种逃离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一起主编文集《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女性主义论女性诗人》（*Shakespeare's Sisters: 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1979*）时，吉尔伯特也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将标题中的“一个普拉斯迷的自白”更改为“普拉斯的生活与创作”（*The Life/Work of Sylvia Plath*），这表明作者的态度，这篇文章不仅是一篇神话批评，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成果。

普拉斯逝世后几个月，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影响力很大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书中描写了普拉斯同时代的女性，如何被社会和家庭所规定的角色所局限，她们不得不在自己的智慧、抱负、理想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努力求得平衡。而这样的经历，同样是普拉斯诗歌中的重要主题。随着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到来，普拉斯的诗歌受到了更多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早期的解读者如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认为，普拉斯的拥趸们通过阅读她的诗歌，将她的死因归咎于父亲的早亡以及丈夫的离弃，这样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严重的误读”，因为这“削弱了普拉斯抑郁的文化源头”。这一解读将矛头对准了父权制度，对准了“父亲、丈夫和神祇的原型，以及成为他们的同谋的女人们”。而普拉斯的书写则是大胆的反抗，因此，她就被抬升为“美国女性文学创

作的女先辈 (foremother)”，她的开创之功使得“当今女作家对社会和自身地位的诅咒和书写成为可能”(Kaplan 290-291)。而随着女性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当它在艾莱娜·西苏 (Helene Cixous)、茱莉亚·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露丝·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 那里与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碰撞融合，不断产生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后，更为普拉斯诗歌的女性主义解读开拓了新的空间，开始关注诗歌中的身体与性别、女性的特殊经历、女性的身份建构、女性的言说方式等问题，相关成果异常丰富。如阿丽西亚·奥斯特瑞克 (Alicia Ostriker) 的著作《偷窃语言：美国女性诗歌的出现》(*Stealing the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oetry in America*, 1986)，关注的重点是“有意识选择自己的性别作为探索经验中心”(Ostriker 83) 的女作家，普拉斯则被作为典型进行分析。她通过诗歌作品的解读指出普拉斯身上存在一个“分裂的自我”，而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的总体文化对女性和女性诗人的限制 (Ostriker 144)。桑德拉·M. 吉尔伯特的另一篇文章《在叶芝的房子里：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死亡与复活》(“In Yeats's House: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Sylvia Plath”，1984) 认为，普拉斯的诗歌作品中探索了“男性权威和女性身份之间的关系”，后期诗歌中战争隐喻指向的是“两性之间的战争”，是“个人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战争”(Gilbert 1994,270-271)。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在《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导读》(*Sylvia Pla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也反对从自传性角度对普拉斯诗歌做过多的解读，她从诗歌的文本出发，重点关注“主题和语言类型”以及诗歌的“艺术性和技巧”(Bassnett 2)，将普拉斯还原为一个具有独特女性声音的女诗人。她将普拉斯和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 (Alejandra Pizarnik) 并提，认为她们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并将普拉斯置于自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以来伟大的美国诗歌传统之中，她“同样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诗歌宇宙”(Bassnett 45-46)。凯伦·杰克逊·福德 (Karen Jackson Ford) 的《性别与超越诗学：织锦时刻》(*Gender and the Poetics of Excess: Moment of Brocade*, 1997) 同样把普拉斯的诗放在女性文学传统中考察，认为普拉斯的写作策略能够使其超越那曾经塑造和控制她写作的男性主导的审美趣味，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她创造了一种新诗学，“使她能够面对、反抗不仅是主流文化的语言，也包括她自身语言的共谋”(Ford 133)。福德发现了普拉斯诗歌中的自我反思性，而正是这贯穿其写作生涯的艺术自觉，使得普拉斯的诗歌在女诗人中显得卓尔不群，具有独特的风格。

三、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及其他

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的方法很早即运用于普拉斯的研究，它通常和传记研究结合起来，用以呈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前面提到的布彻所写的传记，就是运用这一方法对诗人生活的考察。同样的方法，也见之于大卫·霍尔布

鲁克 (David Holbrook) 的著作《西尔维亚·普拉斯：诗人与存在》(*Sylvia Plath: Poetry and Existence*, 1976)。考虑到普拉斯生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沉迷，以及她确实曾经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这一方法的确有其有效性。但这一方法的过度使用，就会将普拉斯“诊断”为各种神经官能症的患者，就像布彻得出的结论：“神经过敏式的狂怒”、“恋父情结”、“内心狂躁”、“分裂人格”、“自恋”、“潜在的精神错乱”(Butcher 48,49,67,72,34)。此外，前期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诗人而非作品，也引起了许多非议。但是，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随着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如在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那里和语言学研究的交汇，在克里斯特娃那里和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融合，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来观照普拉斯和她的诗歌，更多聚焦于作品本身，从而突破了精神分析的局限性，取得了心理研究的新进展。

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著作是亚奎琳·罗斯 (Jacqueline Rose) 的《普拉斯阴魂不散》(*The Haunting of Sylvia Plath*)。该书的“导言”开篇即说：“普拉斯之魂时常萦绕于我们的文化之上”(Rose 1)。因此，在书中，罗斯从文化不同层面考察了普拉斯的诗歌，既有诗学层面的，也有从性别角度的，还关注了写作中的身体以及这几者之间的关联。其中第二章所采用弗洛伊德与克里斯特娃的理论，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解释普拉斯诗歌的生产方式，并试图发现普拉斯写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身体；第四章则采用的是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试图发掘出普拉斯诗歌中显明的性别意识，并阐明这种性别意识如何促成普拉斯在诗歌中写下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与情感体验。罗斯的工作向我们表明，普拉斯的诗歌是对“人”的发现，而不仅仅是为了凸显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她认为，在普拉斯身上并不存在许多批评者刻意寻找的一致性，以某种一致性去分析普拉斯无异于给原作者套上莫须有的枷锁。罗斯总结道：“普拉斯既不是一种身份，也不是简单的分裂的多重身份。她尽力描写某种张力——愉悦/危险，你的/我的过失，高级/低级文化——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这两者之间冲突”(Rose 10)。在罗斯看来，批评者和读者都无法接近那个真实的普拉斯，她认为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普拉斯是一个“幻觉”，这样的解读为“我们破译作品及其在我们文化中地位的丰富性和启发性提供了可能”(Gill 125)。

斯蒂文·戈尔德·艾克斯罗德 (Steven Gould Axelrod) 的《西尔维亚·普拉斯：文字的创伤和疗治》(*Sylvia Plath: The Wound and Cure of Words*, 1992) 将精神分析和文化、历史的视角综合起来，深入到文本的细节，去发掘普拉斯与父亲、母亲及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艾克斯罗德看来，精神分析批评应该关注语言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预先假定作者的病理。克里斯蒂娜·布里佐拉基斯 (Christina Britzolazis) 在《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悲悼的剧场》(*Sylvia Plath and the Theatre of Mourning*, 1999) 中运用镜像理论分析普拉斯的诗，关注诗人心理的自我映射，并指出

关注弗洛伊德理论的普拉斯与精神分析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精神分析在质询她的时候，普拉斯也在质询精神分析”（Britzolazis 7）。可见，后期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诗人的研究，而是朝向作品、社会、历史的多个维度延伸，从而实现了“自传性”单一维度的超越。

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分析普拉斯的诗歌，大致兴起于80年代。在一些学者眼中，将普拉斯描述为沉溺于个人经验的诗人，消减了她的诗歌的社会价值。事实上，她的作品中也有许多意象和经验，直接和社会公共事件密切相关，表现出她对人类总体命运的担忧。五六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德国纳粹在犹太人集中营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战后不断披露大量进入公众视线，这些都为普拉斯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和写作素材。纳粹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还被她创造性地与个人经验联系起来，创伤记忆也因此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不断唤醒读者的同情心，深化对政治和历史的认识程度。而很多学者也开始着力剖析普拉斯诗歌中的社会问题。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普拉斯高峰时期的诗歌，可以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相提并论，她和“大屠杀”相关的诗歌，“将明显不可忍受的私人伤害转换成平铺直述的符号，转化成立刻与我们所有人相关的公共意象”（斯坦纳 347）。黛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将普拉斯诗歌置于冷战文化语境中考察，在个人生活与公共政治彼此交错的时代，自白诗提供了一种路径，“通过自我暴露的方式，粉碎了家庭意识形态”（Nelson 77），而她们的目标，最终指向反抗历史和政治的环境。此外，还有雷尼·R·库瑞（Renee R. Curry）、罗宾·皮尔（Robin Peel）、特蕾西·布瑞恩（Tracy Brain）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究普拉斯诗歌中的政治色彩、种族意识、大西洋两岸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环境关切等等问题，在这些解读中，普拉斯个人的精神危机，演变成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的缩影，这就大大拓宽了她诗歌的阐释空间。

还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同行的评论，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不倦的蹄音：西尔维亚·普拉斯》（“Indefatigable Hoof-Taps: Sylvia Plath”）是其中的出色篇章。希尼他以诗人敏锐的洞察力，用华兹华斯的一首诗作为隐喻，逐一剖析了普拉斯诗歌创作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为普拉斯诗歌的跃升绘制出了一条清晰的轨迹。他的分析是纯粹的诗艺层面的探讨。当然，作为丈夫的休斯如何看待普拉斯和她的诗，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休斯本人有几篇文章专门阐明自己的态度，除了《普拉斯诗选》中的导言为他亲笔所写，散见于报纸杂志的文章《关于普拉斯》（“On Sylvia Plath”）、《普拉斯和她的日记》（“Sylvia Plath, and her Journals”）、《普拉斯安眠之所》（“The Place Where Sylvia Plath Should Rest in Peace”）、《当研究变为侵扰》（“Where Research Becomes Intrusion”）等都谈到了他们的情感纠葛，也或多或少涉及对普拉斯诗歌的看法与评析，以及对普拉斯研究的态度。另外，

休斯在 1998 年推出的新诗集《生日信札》(*Birthday Letters*)，以诗的形式回忆了自己逝去多年的妻子，这也为普拉斯的研究者提供了互文研究的视角和素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许多文学批评方法都在普拉斯研究中找到了空间，一大批著作、论文涉及了这位生命定格在三十岁的女性诗歌天才的方方面面。这些研究不断塑造着普拉斯，不断丰富着读者对普拉斯诗歌的认识。普拉斯的传奇人生，她的独特诗歌，一定还将继续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激起研究者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她生前梦寐以求的不朽声名。

Works Cited

- Alexander, Paul. *Rough Magic: A biography of Sylvia Plath*. New York: Viking, 1991.
- Alvarez, A. "The Poet and the Poetess." *Observer*: 18 December 1960.
- .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71.
- Bitzolis, Christina. *Sylvia Plath and the Theatre of Mourn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 Bassnett, Susan. *Sylvia Pla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second editio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Bustcher, Edward. *Sylvia Plath: Method and Madne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 Cox, C.B. and A.R., Jones. "After the Tranquillized Fifties." *Critical Quarterly* 6.2 (1964): 107-122.
- Ford, Karen Jackson. *Gender and the Poetics of Excess. Moments of Brocade*.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1997.
- Gilbert, Sandra M. "A Fine White Flying Myth: Confessions of a Plath Addict."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19, No 3 (Autumn, 1978): 585-603.
- Gilbert, Sandra M. "In Yeats's House: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Sylvia Plath." *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e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3: Letters from the Front*. Eds. Sandra M.Gilbert, Susan Gubar. New Haven: Yale UP, 1994. 266-318.
- Gill, Jo.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Sylvia Pl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 Hayman, Ronald. *The Death and Life of Sylvia Plath*.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91.
- Lane, Gary, ed. *Sylvia Plath: New Views on the Poe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9.
- Lowell, Robert. "Forward." *Ariel*. Sylvia Pl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Kaplan, Cora. *Salt and Bitter and Good: Three Centurie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Women Poets*. London and New York: Paddington Press, 1975.
- Kroll, Judith. *Chapters in a Mythology: The Poetry of Sylvia Plath*. London 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 Malcom, Janet. *The Silent Woman: 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 New York: Knopf, 1993.
- Nelson, Deborah. *Pursuing Privacy in Cold War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2.
- Ostriker, Alicia. *Stealing the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oetry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1986.

Rose, Jacqueline. *The Haunting of Sylvia Plath*. London: Virago, 1991.

Rosenthal, M.L. *The New Poet: American and British Poetry Since World War II*.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P, 1967.

Smith, Stan. *Inviolable Voice: History and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Humanities Press, 1982.

Stevenson, Anne. "A Biographer's Dilemma" (interview with Madeline Strong Diehl). *Michigan Today* 22.2, April 1990.

Van Dyne, Susan. "The Problem of Biograph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ylvia Plath*. Ed. Jo G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6. 3-20.

Wagner-Martin, Linda. *Sylvia Plath: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美] 乔治·斯坦纳：“死亡是一门艺术”，《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9-348页。

[Steiner, George. "Dying is an Art." *Language and Silence*. Trans. Li Xiaoj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339-348.]